

香

宇

集

香字續集

丁巳稿

吳越間田藝蘅撰

文

平夷頌

有敘代三學師生作

余聞以文武之才膺將相之命者其盛德大業必彰之歌頌焉蓋德莫盛于安民業莫大于去暴暴不去固不足以安民民不安亦不足以靖國受天大任分帝隱憂奸宄屏除億兆悅服以銘其偉績則必載之旂常以紀其成功則當播之絲竹維大明十葉聖人立極久道弘化海宇清寧島夷不亭雲擾吳越

蓋六年于茲矣先是撫臣失策懼我留都 皇帝赫
然震怒威加鈇鉞維時今總督軍務兵部右侍郎績
溪胡公寔以御史巡察兩浙目擊其變奮不顧身上
體 君父宵旰之塵下愍黎庶焚溺之急親冒矢石
以匡大艱 天子嘉之超擢巡撫闢幕府于荆榛措
東南于衽席旅力經營卒平巨寇再遷司馬以旌奇
勲猗與休哉如公之德不其盛乎如公之業不其大
乎在昔嵎夷暘谷羲仲宅之淮夷作亂周公定之詩
書所稱光昭萬世以今揆古巍巍乎其同符哉于是
文學諸師生聚而言曰相臣以文濟時以武靖難輯

干戈以揚俎豆滅椎結而表冠裳藻我儒林厥功懋
矣況在泮獻馘寔下執事之所有事者也可無金石
其辭以繼凱歌之後乎于是遂徵言于余廼敢稽首
而獻頌曰 神聖在御嘉靖萬邦卉夷犯順于海于
江守臣退舍群醜弗降矯矯鴈史文武無雙代、帝
南巡孰非王事赤子倒懸而忍坐視白簡揮戈繡斧
攬轡一着戎衣率先步騎攜李旣捷三江亦寧 帝
有寵命功宜鼎銘錫以斧鉞俾討不庭總持貞肅殫
耀威靈公旣登壇爰誓師旅謹我戎行固我邊圉動
如脫兔靜如處女橫發殺機血流漂杵仁以綏衆義

以招擣舍彼蜂螳儻其鯨鯢驅聲鼓域如平淮西晉
國皇武公寔與齊帝悅景功勞以優詔大陳夷
俘顯告宗廟尚父維周在漢嫖姚腹心千城異代回
調維我沿海殊彼朔方武備久缺風波不常艘艍出
沒擾我疆場視安維危繫于苞桑繫于苞桑維公之
畧天子聖神公侯之爵桂鬼燕然輝煌麟閣億萬
斯年頌聲於爍

詩女史敘

夫天地奠居則玄黃宣色陰陽相匹則律呂諧聲故
文章昭于俯仰之觀音調和于清濁之配詎由強作

寔出自然造物如斯人事可測矣遠稽太古近閱

明時乾坤異成男女適敵雖內外各正職有攸司而
言德兼脩材無偏廢男子之以文著者固力行之緒
餘女子之以文鳴者誠在中之間秀成周而降代不
乏人曾何顯晦之頓殊良自采觀之既闕也夫官辭
閨咏皆得列于葩經俚語淫風猶不刪于麟筆蓋美
惡自辨則勸懲攸存非惟可考皇猷抑亦用裨陰教
其功茂矣豈小補哉然聖史如司馬子長尚寂無所
錄其後閭紀一二槩已踈矣所幸稗官野史畧有條
書樂府名家多因附見往往馨飛蘭吐彩挹珠談色

映天玄聲醕陽律上闕元化下總物情縱未能媲美
于二南庶足以揚休乎六義致使群英聯句俊女擅
場衆妙探題騷人閣筆故能膾炙世口頡頏士流必
欲追莊穆以同歸詎肯讓班蔡而獨步也蘅身沈藝
苑心醉詞壇惜盛籍之未興信雅興之有待廼探曠
索隱剔粹搜奇人有善而必彰言無微而不齒首標
小傳尾續餘篇名曰詩女史蓋詩之所采敢竊比于
國風而行有所遺諒先登于策府也嗚呼夢幾生花
才非道絮文昌分耀光纏婺女之星彤管增輝瑞靄
湘妃之竹風流爾謝儒雅吾師須知擲地而作金尚

想其人之如王

送西安毛舜儀歸有懷樓敘

唯孝格天誠能動物西山日薄令伯陳情南州風高
仲舉下榻夙夜永譽慎厥身脩自古孝友之敦用是
施于有政治平之極要在於爾 聖王以孝治天下
教化大洽海隅同風好爵之縻何間窮達哉所以束
修之士必先齊家而承宣之臣亦罔不褒善余嘗薄
遊都邑論交哲人稅駕于青霞洞天即王質遇仙爛
柯之府也粵有西安毛子詹宇清揚襟期慷慨不伍
流俗自脫風塵余益有深慕矣昔者幼客京師王父

謝世泣血拯焚扶柩南歸椿援繼零送追兩盡貧不
克塋壘殯淺原遂致仙翁指車吉穴將遭回祿豫震
干鄰神夢有徵中宵不寐立錐無地郡侯尚賢經之
營之爰居爰處中歲失侶形影孑然完爾室家惟侯
之德是非舜儀精誠素畜隨在感通安能遇變而亨
屢空而不委于溝壑如此哉之子也祿養有年無忘
報德登樓浩嘆撫劒興懷三復斯言實獲我所別來
九載謁我西湖益以零丁欲飛垂翼時陽春布澤萬
物同榮何獨幽人不耦昌運談心古寺抗袂通衢芳
草無情青青西去雪銷江上花發山中子如回首于

關于應念贈行之蘭臭也

鉅鹿李夫子德政頌有敘

蓮湖德政頌者頌鉅鹿李夫子之德政也夫子居于蓮湖故興而比之而其辭則賦也自夫子爲郡于茲其政當爲天下第一國史紀之郡彙載之賢士大夫能歌詠之又何俟于小子之頌也然自乙卯之亂衛以戎事受知于夫子節有馥其之命及今春文戰不利實賴夫子之以吹噓雖藝不投時而負教良已多矣屏跡草莽無以自章感德之私云忘何日旣慶夫子之遷臬也敢拜首而颺言焉廼獻頌曰有美者蓮結

根太華有馥其香十丈奇花有美者湖發源王井清
且漣漪澤流海嶺有美君子謫仙之英鍾此靈傑維
國之楨維國之楨聲稱郎署邦賦是平五教以著及
載奏績 天子曰嘉咨爾旬宣以藩王家有郡瀕江
煩公卧治海波不寧赤子倒置廼翦荆棘解我倒縣
民之父母其仁如天庶而富之曰富且教可以即戎
忠義既效兵不藉客役不厲民武備頓敕敵愾振振
寓兵于農以耕以戰執古御今心法無善鯨鯢就僇
室家乂安孰起瘡痍千里沸驩 天子曰嘉咨爾風
紀司我外臺宜爾金紫刑明教弼俄頃化成文弛武

張腹心干城習習令聞燁燁令望三事是育宜將宜
相小人樂利君子親賢謳歌訟獄頌聲綿綿頌聲惟
何雅操弘度如湖汪洋如蓮皜素維公之譽齒齒同
芳維公之節清比滄浪貞心維蓮挺然不染虛量維
湖旣閔以奄花之君子彼澤之陂孰遊王慕孰乏姚
池走也無良濫等門下不以重遠而弃牛馬臣我以
武式我以文斗山在仰玉石攸分媿匪穰苴而練籌
策媿匪游崑而守泉石幸逢名世維絳及膺凌烟是
繪龍門許登人亦有言士爲知己縛虎非難報雀何
已小子匪佞悅服實多稽首作頌所好不阿

神遊錄敘

余性在山亦凡宇宙間奇山水自念足跡能遍歷則人世浮華皆不足以易也然奇山水之在宇宙間者何處無之而必欲其足跡之遍歷也世寧有是人哉使或有之必其超樊邁劫藉修翮而凌倒景庶可無事乎馬蹄車轍而能遨遊乎九有之外不然則雖雅志無垠而年力當有限也誠若此則余之素願固非不欲足跡乎奇山水也其如未能超樊邁劫即藉修翮而凌倒景何亦惟寄之夢想而已然夢想徒勞指南無路因取道家所稱洞天福地益以新發諸名勝

及騷墨所撰遊覽諸記頌輯而成編共若干卷命之曰神遊錄使好事者于是徇其名而徵其文按其圖而履其境高山大川若指諸掌千谿萬壑宛然在目神遊亦形遊耳始而意象兩忘終而心跡俱化又何必朝秦暮楚枕流漱石然後爲生平一大快事哉是錄也文字蕪收體製自別因計少年時目力精強開卷可一覽而盡是謂日遊中年日力稍疲時展時掩動經幾旬廼能悉其道里是謂月遊迨乎老年雙目漸昏精力衰憊楷書如鴉對楮悅隔烟霧且瞻前遺後得此失彼非再閱涼燠未易終篇是謂歲遊幼而

習之壯而熟其蹊徑晚而鳬歸青山竟作白雲歷此
三遊未離尺籍雖不出戶庭而自可周流八極矣又
況足跡之所能及神仙之猶可期者哉百年過隙醉
夢難醒富貴非隱逸所宜軒冕豈林泉之飾人各有
志要在適情敘諸首編聊貽同雅云爾

張侯祠回瀾橋銘

有敘

張侯祠者祀故宋英濟侯張六五公之神也侯何以
祀也在典有功于民者皆得祀之侯何功于吾民也
先是乙卯之夏海寇大擾蜂屯湖墅虎噬方山剝牀
以膚卒莫敢越境賊徒西望咸言神見雲端旌旗蔽

日心雖躁進足怯不前一矢之隔險若天塹鄉兵鼓
噪乘之追奔逐北茲鄉以全萬衆驩呼歸功于神廼
建斯祠以答神貺背臨曠野面阻長河往來惟艱似
非通陸神降尸祝命建徒杠余有石梁堪輿者言弗
宜在右許而徙之功實易成歲事載周福田並舉橋
落之日乞名于余命曰回瀾勒諸貞石銘曰海波弗
靖懷山襄陵孰拯民溺惟神是馮惟神庇民室家按
堵惟民戴神上棟下宇里名萬歲村曰長興負陰抱
陽世恪嘗烝茗水南來民病干涉惟神鳩工畚築踵
接我有畧約弗利堪輿雖欲勿用神其舍諸自西徂

東修廣合度不日成之彼岸以渡中流砥柱孰回狂瀾命名因之神功弗刊

重遊寶石山記

先是春二月二十二日田子寄宿妙行寺曉上人主之二十三日宿昭慶寺霽上人主之二十四日搖子良臣邀遊西湖而欲買舟則舟價騰踊而名舟且盡發其所留者率衣袂敝舫耳良臣難之田子笑解曰余水鄉人也而性屬山何必更浮水只從山可也于是良臣復謀山之佳且便者田子曰北山首寶石而寶石首天然圖畫閣第慮好事者或先得之迺馳檄

槿上人主之幸毋爲他好事者所先得也遂偕張子
壽成翁子之登往焉自寶稷山盤旋而升者可六十
餘丈憇倚雲石登寶所塔絕頂時塔已頽敗猶可側
足而上晴沙渺茫江流如練海門東際烟波滔天坤
輿浮動顧不知身在霄漢間而尤恨目力之短也神
渡者久之遲孫子立夫不至命酌閣中則他遊者已
踵接檻外皆悵望而去最後有挾一美人者來竟亦
不能爲之分半榻也閣僅方丈憑高若懸南窓虛朗
出竹樹之杪而湖山環拱其面俯視兩堤桃柳正及
清明紅翠綺錯車馬往來香影中蜂喧蟻聚誠歌舞

之場惜太麗耳酒所漣上人分香字索詩賦就別去
二十五日壽成復攜酒約一所歡擬續此會以風雨
驟甚不克登山廼集湖濱民會會樂子維政痛飲而
歸豈天惜良晤將有所待耶抵今重來已幾兩隔月
口矣今之遊具亦良臣所款客自立夫而往者畢集
其益者則徐子導卿方子錫之吳子子賓輩也觴未
及舉風雨有作酒未半而所歡自風雨中來田子笑
謂曰子御風而來耶抑行雨而來耶此固所以了宿
緣而實壽成有以心召之耳清歌足以遏重雲接瓊
足以消永晝湖南諸峰出沒嵐霧洲渚溟濛隱隱漁

挺翩翻如浮竹葉立夫誦蘇子晴光雨色西子西湖
之句可謂得之迨暮少霽諸客藏閣角勝負哄然一
勺泉上于是田子潛躡錫之觀壽星屯霞諸石坐眺
看松臺則雨餘風靜宇宙如洗四野綠陰正濃惟聞
布谷子規聲較之昔日紫陌黃鸝上下恍若干載矣
復由覽勝樓而下則諸客遽爾先去田子情有所感
遂索筆紀之時丁巳夏四月十九日也

遊二山居記

余重遊寶石山之又二日信箴中酒復避張揮使之
燕迺曉起謝諸客獨與錫之隨一小奚奴荷雨蓋溯

湖而西過大石佛院由智果寺觀參寥泉問山左小
徑得山居路夜雨初收露珠在草披榛亂莽衣履沾
濡屈折而北始達智岩此智果山居也山上人肅余
入素屋明窓俯闕湖水獅子峰正峙其前而籬門蒼
磴自成小景上人高雅接談如故疊出茶笋無供齋
食爲之坐留許久索筆題詩而去仍道余登獅子峰
獅子峰一名巾子峰皆像其形也去地百餘丈孤石
凌空亦可百尺傍有圓石甚巨浮閣厓上巧于落星
危坐其巔已去寶所浮屠三倍晴色蒼茫江湖掩映
視昨所見更超曠也由峰北遵山背鳥道而西過錦

塢至寶雲山爲瑪瑙山居其下卽瑪瑙寺也僧真定
畱茶問葛翁井所在廼指階前古井曰是也泉甚甘
冽但志稱在寺西南爲稚川投丹之所而初陽臺今
近在山居之右或此亦煉泉也振衣登臺卽山之巔
耳仙翁脩真時于此吸日精月華蓋四望高明纖塵
不到信靈區也旭日正升烟嵐盡掃松風竹露清徹
肌骨世慮都已消寂病軀更輕因笑謂方子曰儻有
玄鶴飛來便當卻君翱翔碧落矣子幸毋援俊翮方
子穆然許之又西踰葛嶺達妙智菴故宋牛將軍香
火院劒門關畔皐墓尚存會陳子安伯陳子上虞人

方子同里茗談少頃遂偕遊棲霞紫雲二洞棲霞多
奇石而穹窿夏屋丈穴通明紫雲則平障懸空孤柱
斜撐若將覆者涼風南來淒陰逼人不可久處由洞
南而上有孤石甚奇嶺之下爲精忠祠謁岳武穆王
墓轉而東沽酌民舍遊鳳林寺寺中環峰堂近改祀
陣亡宗將軍而下四將以僧兵百餘人配之太息再
拜夫將官死敵職也彼僧者絕親逃世禁殺度生而
廼爲此及禍雖三生之業障未除而驅之糜爛者故
都督萬民望是爲之也死難不下數千人出家者尚
其戒之哉然近世遊僧太多奸盜百出填之鋒鏑殆

天意也使在惠遠靈一輩當不至此耳又爲之軒渠
復瀕湖而歸昭慶則招飲者已再留檄同侶竚足而
俟余苦病酒不能更入市矣抵家日已銜嶺餘輝在
案筆研塵積拂楮書之以記浮踪題止稱二山居者
重初遊也丁巳夏四月二十一日

安節田母小傳

錢塘田大年母者朱氏之女也母少貞淑年十九而
歸田君鵬再越歲而舉一男男甫三歲而夢南卒方
夢南之寢疾也母割股肉如錢大私作薄糜以療之
竟不可起即矢死一節以從所天事舅姑以孝聞撫

立遺孤爲郡雋士今且斑白矣而水操愈勵三十年如始訣之日前大方伯慶遠張公廉得之曰朱氏其真不媿未亡人也哉上安節次守節下失節于是迺以安節表其堂大學士國史餘姚李公嘉歎爲之立傳余懼懿德之難揚也復作安節田母小傳蓋亦從子之義云野史氏曰古者內行不踰閭余何足以知此哉惟余視瑞豐爲同姓第于是余婦嘗得請謁于母故知母行爲獨詳焉內子嘗言母之性柔而順約以治家勤而有檢故其分荆也和而不爭幽居小樓寂靜不聞其音聲非內客至卒不輕易下樓縞衣素

食宇以終身其容貌淡而癯有可憐態又言於吳俗
紛華中甚難得爲可敬也田子曰是誠安節者哉惟
天地之數以六十爲限故易卦六十而爲節節以柔
順得正爲止故節爻六四而爲安仲尼曰君子以制
數度議德行緇布疏水非數度耶貞靜慈孝非德行
耶年已六十矣顧不可以慶其往耶且謚法好和不
爭曰安謹行制度曰節合安節以旌之大中丞其真
名言也哉

三邑集敘

今之今古之子男也百里之天君親之道具焉以應

星文以宣帝德以懸民命其職誠不易舉矣故明
制選士之良者率試諸縣又欲其敦臨弘化也于是
廼有自小移大者自簡遷劇者 聖王之存心天下
故責成人材使之歷試諸艱而所以爲將來之大用
者恒必由此考之也若我安仁桂侯稟瑞月中蜚英
江右釋褐清時嘗三令兩浙矣自龍泉而定海而富
陽在在之政率居考最慎終如勵精之始敬久于筮
仕之初斯固侯之能官也而官人者于此不無深意
焉蓋龍泉廼括蒼之山邑地僻民頑事繁而政約惟
侯卧而治之有餘力也蟻封之微徒勞騁足之絆耳

于是有定海之命定海爲甬東巨鎮瀕洋阻險人雜而難擾惟侯理之猶龍泉也小鮮之烹亦何足以煩牛刀之割于是再有富陽之命富陽者寔武林之附庸也以勢則據首郡之上游以程則當會省之要衝視他下縣尤爲獨劇况即今軍興以來師旅旁午茲壤直接海門潮汐徑達島夷江艇窺測無常而侯能以文事之餘爲武備之救結寨以禦侮築城以衛民兵不藉客而充役不違時而集其矢心也公而庶其字下也忠而恕其蒞事也明而決故銅章苔鎖而暮年有成墨綬蘭垂而四境自治其爲大夫士者交口

譽之舉之甚于龍泉定海之大夫士也其爲子民者
載道頌之頌之甚于龍泉定海之子民也何侯之能
官得此聲名于吳越之間哉退食之暇廼輯其三令
之跡以稽其素履之祥此固觀民以目考正道而信
心雖古史所稱循吏不是密也竊惟蔣陸渾之四轉
高陵也美政紀而唐師不撓羅武昌之再遷河陰也
新郛完而汴寇自屏揆之先後不亦異代而同符哉
少師文襄公 當朝碩輔也亦嘗三仕爲縣令矣于
侯爲諸父則其承家之善世邑之良信又有原矣昔
人謂諸傳治縣之譜子孫相傳並著奇績殆猶是與

遊虎丘山記

丁巳秋七月望後二日舟發閶門時朝雨乍歇東風徐來解纜之頃不覺逕過楓橋灣于是別買小舟復遊寒山寺再轉而東向西北行將遊虎丘未里許黑雲四塞雨沈沈欲頭上下瑩中經理蓋屐便爲避雨計余漫笑之曰無妨也風行散之矣少焉溟濛益甚雨霏霏已瀝數滴瑩中笑指曰柰何君坐篷窓底第爲狂言不知今已霏霏作踈滴也余則又笑曰風當散之矣無妨遊興也虎丘契闊已二十年天寧靳此半日耶遷延八九里已泊山麓日竟不出雨亦竟不

下瑩中則又笑曰異哉田子往言或中耶于是相與
雀躍而登道之右觀憨憨泉爲僧憨憨者卓錫所出
志稱水極清冽今則汗矣再上而左有石中分爲試
劒石上東山廟即短簿祠蓋茲寺廼晉司徒王珣與
弟珉捨宅爲之者下而北登千人石石之上爲可中
亭卽生公講臺宋蔡君謨爲篆四字于石昔生公講
經于此人未之信乃聚石爲徒與談玄理石皆點頭
亭取一方明月之句傍有石筍可以坐眺亭之下草
莽中有澗道故趾爲清遠道士放雀澗崖鑄采蓮惜
無好事者爲植荷花數本以表不染禪心耳跣三吳

一山而西有浮屠宏壯可以騁目五湖較之昨登吳
江華嚴塔遠甚下經劒池石梁有輾轡汲水崖底刻
虎丘劒池四大字則唐顏魯公筆也茲山舊名海湧
相傳吳王闔閭葬山下銅棺三重水銀爲池負腸扁
諸之劒在焉塋三日而白虎蹲踞其上或云秦始皇
登此將發塚有白虎出焉而止故曰虎丘過得月樓
而下復由其右循石級而上爲第三泉亭曰品泉廼
鴻漸茶經所定故石壁銘曰陸羽泉泉久湮沒近爲
少保王濟之復而記之後遂亭其四周扁曰汲清似
得之矣亭左有石刻皮日休所序清遠詩并顏真卿

李德裕諸作亟解囊中龍泓茶手汲石水僧錫煮
之味誠入品况連日飲官河水有同澣澣甞此更覺
異常耳徘徊闌干不忍遽去命山童以瓦缶載升斗
而歸方舟行而雨竟沈沈下矣斯遊也天果助之否
耶則又與瑩中撫掌大笑雨餘望天平峯寧秦餘杭
諸山掩映夕陽多有佳氣呼酒獨酌濡毫記于滄墅
舟中瑩中姓張氏

遊惠山記

田子品第三泉之明日至無錫因念惠山第二泉
又勝也遂自迎潮館再易小舟遊王濬墩溯清溪可

七里至慧山寺唐元微間建張祐許渾皆有題詠由
白雲堂而上爲玉皇殿稍下爲十賢堂其右有石洞
甚淺水從中出名陸子泉掬而嘗之蓋石乳也廼汲
斗許解所攜天目山茶命舟子煮之舟子適素善煎
茶者其精潔可喜爲之滿腹味較虎丘頓覺太淵矣
夫虎丘雖佳不無雨潦所積茲泉則發原石穴塵垢
不侵固不在中冷下也洞之南下作亭覆坎上方圓
各一曰第二泉亭其前曰漪瀾堂堂之下爲金蓮池
疏龍首噴水雖旱不竭信靈源也趙孟頫書天下第
二泉于石寺之北舊有唐李紳望湖閣及讀書臺皆

廢出寺而東引水九曲可以流觴梁建山水亭于此
折而南爲錫山卽惠山東峰也遊五岳樓又南謁唐
張中丞祠有宋元及皇明敕祀顯忠碑記簾有靈
泉能愈痼疾故又名聖井云周秦間山產鉛錫一樵
夫得石銘云有錫兵天下爭無錫寧天下清有錫珍
天下弊無錫又天下濟漢初錫殫遂以無錫名縣王
莽曾改曰有錫至今卒不復產焉二山皆本于九龍
山九龍之脊有大茅峰最高俯瞰震澤洞庭諸山足
稱大觀近有結茅其巔者日暮不及登眺尚俟去試
丹陽第四泉楊子第一泉回日再償此心願也

遊鷄鳴山記

孟秋丁丑將遊鷄鳴山遂自英靈坊而上折而西登
觀象臺則見石頭城之固長江之險上應星野下結
金湯地利天時恒相表裏再西謁帝王廟則思三皇
之道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
祖之雄才大畧足以繼美千古洪武初有元世祖像
今斥之矣復折而東謁功臣廟南面稱王者六曰中
山曰開平曰岐陽曰寧河曰東甌曰黔寧配享者則
馮耿而下十五將軍也觀宇宙之廓清能無想名世
翼贊之勲乎觀江山之佳麗能無懷群雄精靈之著

乎從龍聚于一時開國及于百世豪傑之夫幸遇真
主當如此也稍北爲鷄鳴寺寶公塔在其顛此山舊
名鷄籠一名龍山東翼覆舟垂首禁苑誠秣陵鎮嶽
也昔雷次宗開館于此齊竟陵王子良移居山下集
四學之士以抄群書今爲山陽十廟寺前憑虛閣最
勝遠眺天闕近壓宮牆黃屋朱扉輝耀于明霞落照
之外隆隆隱隱其王氣尚可占也况乎九重端拱萬
國來朝玉帛屯雲衣冠射日我 聖祖盛世景象又
當何如哉追維昔日諸霸國之宮殿若吳之太初赤
烏晉之永安清暑宋之玉燭景陽齊之芳樂梁之金

華重雲陳之臨春結綺唐之德昌非不足以窮極丹
矚逞霸圖之奢心也然卒偏安一隅祚延不求烟興
斯滅感慨有餘視皇明四海爲家千秋奠鼎弘基丕
烈燕翼無疆則規模何啻霄壤矣猗與休哉草莽之
臣遊宴之私孰非前王樂樂利利之貽乎詩云於戲
不忘其斯之謂與

遊鍾山記

太平門外爲後湖湖周四十里夾堤紅白蓮花猶盛
香色薰人可愛在晉曰北湖宋曰玄武湖迤邐而北
爲鍾山謁蔣忠烈廟廣陵蔣子文嘗云已骨青當爲

神漢末爲秣陵尉逐盜戰死後人見子文於道侍從如平生以爲神而祀之其祖諱鍾故易曰蔣山古之金陵山是也齊周顒隱此是爲北山有草堂遺跡其水曰玉澗中有燕喜亭復入太平折而東由神策門出經神烈山爲觀音閣策蹇騎東南行甚遠爲靈谷寺洞門曰第一禪林洪武御書也進此則長松密蔭坦途中闢曳履蒼翠間可三四里僅見天開一線綠陰布幃日影篩金風聲播濤四望岑寂已非人境復有麋鹿百十爲群呦呦濯濯往來于茂林豐草中馴而不擾自謂此僊都也不覺焚心灑然無復纖塵點

梁矣寺前爲萬工池門內甬道夷潔每鼓掌振足則
音響相應若彈絲竹者然曰琵琶街其後爲寶公塔
寶誌姓朱氏梁普濟禪師也舊死獨龍之阜國初
興建宮室以密邇大內勅徙于此塔之東北爲八
功德水是水功德有八曰清冷香柔甘淨不饑除疴
昔僧法喜以寺乏泉精誠求西域阿耨池七日掘地
得之梁已前取供御案又云故僧曇隱寓錫此中苦
水不給有龐眉叟曰予山龍也措之無難俄而一沼
湧出故在峭壁寺東自遷誌塔水自從之而舊池遂
涸咸以爲異初止一脈耳今已枯竭如意石曰就蕪

沒使勝槩荒涼甚可惜也茲山舊多靈液若一人泉
梅花水應潮井皆不可窮矣其上僊洞即道家第三
十一洞朱湖太生之天因營孝陵于紫金山之陽故
稱神烈山蜿蜒龍蟠以藩王國以衛寢園則其鍾
毓秀發爲明山脈水不亦信有自耶遊遲遲歸而新
月始生寔仲秋三日也

遊釣臺記

孟冬朔日田子客于富陽登石頭山謁嚴先生祠祠
據觀山之首而長江繞其足誠達觀也其中像貌第
不知塑于何時裏以隱巾而被黼黻之服甚非先生

意也觀風者往來仰止而獨不能易此何清風高節
世無知音之若是耶其下拳石臨江水深而魚肥可
踞而釣卽先生釣處按逸民傳稱子陵不屈乃耕于
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實此地也蓋富
陽本漢富春縣避晉簡文帝鄭太后諱故易春爲陽
今縣治後富春山之陽腴田可耕所云嚴陵瀨卽觀
山磯下之址也又考輿地志曰七里瀨在東陽江下
與嚴陵瀨相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子陵漁釣處今
山邊有石上平可坐十人臨水名爲嚴陵釣壇此蓋
指桐廬釣臺也桐廬則富春之桐廬鄉吳廣武中析

置縣者七里瀨去縣五十里東西二臺各高數百丈
似非可以垂綸之所後人或因顧野王桐廬之言遂
淫而信之况桐廬之富春山去釣臺甚遠而釣臺去
江又甚高非若富陽之山甚近千臺而臺又甚便千
江也特七里灘山奇水幽人皆樂遊之且意者子陵
常夷猶其間故亦稱遺跡耶安得好事博古者爲之
一辨正而表揚之乎是日秋容已老小春乍和樹影
飛霞波光熨練烟銷漁浦潮落海門邑有賢侯行李
無恙田子樂之便有羊裘之思也一竿未能寧不有
媿于江山哉

答宗師畢夫子啓

十月初九日得本學王教官轉至初五日江南來教
媿感駢集竊念兩浙士子操觚談藝于門下者不知
其幾千萬人也而顧下及犬馬何夫子舍已從人之
善不棄芻蕘之詢肯若是耶意者不屑之教欲終王
成不肖耳省已多慚感恩無地所媿草野屏伏而上
官之履歷未詳筆札荒蕪而盛德之揄揚莫罄懼辱
遠命勉撰三篇乞賜痛裁發下抄白幸甚幸甚緣限
期半月之內謹以本學十五日寔封馳獻者

贈副使王公陞布政使司右叅政仍兼按察敘

我朝設官分職以理庶政內而臺省外而布按其
輕重之權等埒也布政以治錢穀按察以董刑名其
權之輕重亦等埒也自藩長而貳則有叅政有叅議
咸得分守侯服以承流而宣化自臬長而貳則有副
使有僉事咸得提印章專薦劾分巡封內以匡貞肅
激揚之度焉是其司雖分而其表裏之權又未始不
相等埒也然非通才不足以兼方非雅望不足以久
任苟非有軼群之勲亦不足以膺不次之寵也兩浙
爲天下首省自南北之司分而守巡之官各有專職
二百年以來固未聞有兼官者兼官自我可庸王公

始王公之以叅政而兼副使也聞者莫不驚且喜曰
此 昭代之特命也王大夫何以克簡 帝心之若
是哉殊不知此固王大夫之所優爲而 聖天子之
所以貽大投艱以歷試之者固未艾也成都王氏世
以勲胄顯而大夫獨以文易武起家名進士蜚聲戶
曹適海上多事之秋而兩浙之號繁劇者莫過于水
利屯田捕盜倉糧之司 天子明見萬里而每難其
人于是用天官請出公爲僉事以專董其職廼大夫
以倜儻之才英發之畧毅然捐宿弊興利源清我溝
洫闢我疆紀屏我奸宄充我京坻以島夷之倡獫而

武備之未飭也于是作爲團甲之法著爲申明之令
兵農不擾戢守有方民不戒而自孚軍不藉而自壯
巍巍乎東南一巨保障也撫臣上其功 天子嘉之
遂有叅議之命旬宣溫處丁時多艱膺力方剛克壯
屏翰故未幾而遷副使矣副使惟巡海爲最重而尤
以邊儲爲最難大夫則談笑爲之飛輓山積海波不
揚羽扇綸巾蕩平巨寇又未幾而復陞今官云蓋曾
未三年之間而四膺顯擢也已秩三品食上大夫之
祿况以忠烈之裔文武濟美喬梓相輝金緋烜赫使
由此而臺省而公孤固大夫之所自致者矣古稱豪

傑之士爲能乘時以赴功名之會今大夫尚黑髮正強仕而已履大藩爲國柱石豈不誠豪傑丈夫也哉

贈副使劉公陞布政使司右叅政仍兼按察敘聖天子在御海宇雍熙民物安阜普天之下享有平康之福者蓋三十六春秋于茲矣凡我群臣之分理方嶽者率皆奉揚德意恪守成憲以導利于上下雖有卓犖瑰瑋之材亦無以自見于世及今仁洽海外生齒日繁島夷逸居林林總總淪胥禽獸于是有欲必爭率然犯順爲我海上之擾維時仁甫劉公寔以

按察副使兵備嘉湖嘉湖固水國也橋李爲三江會
道而吳興臨逼具區以樓櫓爲車馬以數澤爲巢穴
海寇出沒此其坦途而大夫魁梧有膽畧旅力善射
經營四方卒能明賞罰周捍禦相機而戰盡地而守
民不流徙軍有紀律奇謀雄畧卓然爲金湯巨鎮撫
臣特劾薦之 聖天子益用嘉嘆計勳當得大擢臨
寧若難之曰良副使也毋撓其權于是命以布政使
司右叅政而按察如舊士論咸曰於戲休哉此罪數
也大夫之遇可謂榮邁等夷矣蓋古者兵事尚右故
必以上將軍處焉而叅政職貳薇垣分守南服統東

西浙而計之凡十有一牧皆得受約束以敷最其治
又况風紀憲臺得以操符而密疏或舉或劾稍有可
否而興陟隨之者乎故布政主于仁而按察主于義
惟至公以行之則化罔不究至明以燭之則隱無不
彰劉大夫固仁義企舉而文武兼資者也其居是職
殆綽乎其優裕矣其爲 聖天子之所簡任也宜哉
或曰劉大夫以明經起家者也何以閑于戰陳之事
若素有也殊不知趙衰之論卻縠者有曰守學彌博
可以將矣蓋言詩書禮樂與軍旅戎馬適相敵也故
大夫之學似更生其清似榮祖其以耆者耆稱也似

文饒其百戰百勝足以爲冠軍之上也似道堅詩云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行且內召矣行且大拜矣謀猷
廟堂以裕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祚端不兆于此
乎余不敏幸從大夫之後且職在洋與聞獻賦之興
敢紀成績以爲公賀

贈都指揮僉事張公陞溫處叅將敘

國家于藩服率樹閫帥與二司鼎立而于邊疆要害
之地則開府特勅叅戎守焉浙江東南雄鎮控制
吳越聯絡荆楚舟車水陸聚爲都會屬我皇運休
明烽烟無警熙熙樂土號稱治國閫帥之設亦優游

文具而已固雖有折衝禦侮之才曾無以自樹奇業
以表見于堦簠之外迺今島夷不享兵連海壖而武
備始興故所在開府以鎮之而推轂授鉞之選必于
折衝禦侮之才足資也溫處爲浙東上游即古甌粵
之國肩之蠻徼教化獨遲而開國以來尚時爲邊
患蓋阻山瀕海迫據膏腴地險而風僻民悍而習固
括蒼則盤結峻嶒曠賊屢猖永嘉則遠扼巨洋倭奴
長擾是一邊疆要害之域也加以閩海鄰界窺利外
夷導之陸梁禍結叵測干戈積歲戎馬生郊苟欲輯
寧一方非得大將其何以震三軍而奠南服于是大

司馬獨請以張公當之天子可其奏廼即都
指揮使司拜焉方張公之以安慶守備來帥浙閩也
動止容與謨畧弘深紀律嚴明衆莫敢犯故能作我
師旅敵愾奮揚矢石之功獨冠諸將聖天子廉其
績有成效故不惜爵賞以酬之而其建節溫處壤接
天台寔惟桑梓之里諳于地利習于土風部曲歸心
必得其親上衛長之力將見公之懋建勲名以照耀
寰宇也不難矣況乎秉斧鉞于故鄉音榮光于門閭
又非大丈夫之一快事哉張公儒雅類安世義勇類
翼德至于江淮草木亦知威名也又類千萬福則其

世享侯封雄稱虎臣以圖凌烟之像也固其所哉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張公有焉時三司諸大夫義篤寮好徵言以爲公賀余故序此以寵行麾

王仲明妻沈氏墓志銘

嘉靖丁巳七月九日仁和王國鑒之妻沈氏卒距其生爲丙申九月二十五日年纔二十有二耳將以是年十二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仲明少年不勝其悲以余有兄弟之誼也遂乞志其礦石田子曰嗚呼夫婦百年同室者也故詩美好合必以偕老爲期今則

死生契闊言笑永隔矣嗟乎仲明能不悲哉又况翠
眉乍齊而紅顏蚤謝是則尤可悲也廼志之曰沈氏
名德王錢塘人某之女母李氏女生而慧悟父母愛
之五歲時卽以古典可記者按圖歷歷指弄至黃江
夏扇枕事時方炎暑便能學舉扇扇其枕簟以居父
母且曰我惜不爲男子耳長而益知孝敬及父筮仕
卒于京師而弟尚幼因議婚王氏然生業日就零替
女能陰贊其母以佐家政沈氏之不速衰者女實與
有助也他日母歸寧適有回祿之警女聞而奪梟逐
致驚悸以損五內而仲明始贅焉能敬戒以順夫子

女紅之暇輒請仲明授以女誡曰班昭帝師也猶作
七篇以訓其女况妾幼失嚴教者乎馬芝習之追感
親喪爰著申情之賦妾之不幸少所同也恨不能效
此以寫痛臆耳明年又值冠警而疾復作自知不可
起毅然謂仲明曰女之戀母私情也婦之奉舅姑公
義也烏可以私情而廢公義哉鄙妾不敢以不孝而
累君子也于是遂長歸于王歸未幾而疾益劇喉閉
不能下湯藥猶奉其姑江恭人之手曰嗟乎嗟乎死
罪死罪妾不能一日盡婦道而反以夭折貽大人憂
萬死何辭也又執其夫曰嗟乎願君益懋夙學竭力

承歡少推餘愛以及吾母則妾死猶生也復解其黃金耳環以授仲明曰好以此結新人毋忘陳人斯重泉有佳音矣淚與言下無任哽咽而逝嗚呼若沈氏者真天性賢婦人也哉使更假之以年則其懿行尤當章章煒我彤管也銘曰彼姝者子閨之傑女德媚儀兩無缺孤苦構疾髮始結琴瑟乍調絃蚤絕明珠易沈玉易折留珥良人表永訣新人當歡故人滅悲莫悲兮死離別青春文臺閉白雪連理枝分鵲泣血王郎百年爾同穴嗚呼王郎百年爾同穴

香宇續集

丁巳稿

吳越間田藝蘅撰

賦

吊高漸離賦

貴爲天子兮人無微而可忽賤雖匹夫兮率有志節
莫奪惟先生之于秦兮本讐敵而以爲君旣國破而
形殘兮又何難于殺身嗚呼悲哉方先生之在燕也
韋布齊民兮一命不齒混跡狗屠兮日飲于市酒酣
以往兮擊筑娛耳樂已而泣兮觀者傾里旁若無人
兮疇測底裏誠遊于酒兮聊適所止及其酒徒盡落

壯士西遊白虹貫日易水先秋哀一去而不反兮詭
爲奸逮變徵聲以餞行兮吾復何求恨孺子之不戒
兮敗廼翁事社稷丘墟兮禾黍穰穰兮下逐客兮無
所避地廼變名姓兮庸保自秘匿作良久兮曷勝其
苦堂上有客兮載歌載舞金石屏息兮筑聲縷縷聞
之傍徨兮不敢闕戶欲去不能兮太息下宇晒風枝
之養養兮舌不可禁彼善彼不善兮紛感余之素心
何從者之駭愕兮曰茲言如可謹卒以告其主兮彼
庸廼知音竊談是非兮于客廐其有箴家丈人曰其
然兮夫豈其然筑人無歸兮彼庸有年陽春寡和兮

曾何足以與吾之鳴絃庸固當咎兮試召之而使前
于是奉命惟謹藉器于客引袖發聲舉坐稱惜廼賜
卮酒兮白爾藝其信精毋賤而絕兮毋困而輕對酒
不咽兮訛察余情久隱畏約兮何窮時而可明于是
退而出其故裝易其鄙野更以善衣容貌都雅坐客
皆驚匍伏而下白龍輿服兮渙者何知願爲抗禮兮
上客毋辭再擊而歌兮慷慨妻其客莫不悲兮淚下
交頤世變人非兮勢不可支吾其何爲于此兮卒流
涕而去之于是傳客宋子聞于祖龍爰有識者暴其
舊踪祖龍曰嗟爾善擊筑且重赦之須臾其目欺瞽

者之無虞兮可秦而瀆嗟先生之內明兮無讐不復
益屈節而求近兮意有所屬筑虛有容兮鉛寔其腹
殺聲琅琅兮震于絲竹虐匪我后兮舉而一扑忍爲
伶人兮沒齒受辱嗚呼悲哉善人不佑兮昊天何辜
扑之不中兮自罹其誅非術之不習兮失于喪矚何
成何敗兮烈哉丈夫天地振撼兮神鬼嗟吁謂不足
以褫暴君之魄兮含笑黃墟惟先生之作則兮忠義
感激遂有報韓之俠兮博浪狙擊獨夫寡助兮四海
爲敵卒以自滅兮鮑腥同轍嗚呼悲哉歷世既遠兮
清音莫追審樂知德兮寔獲我私奠以楸漿兮侑以

蘭辭天裂地發兮靈其有知

隱居賦

登高山而遠望兮何俯仰之無窮感萬物之變遷兮
吾獨有乎眇躬朝彷徨而夕惕兮非天地之不容羗
雅志之好遯兮追作者于林中于是丘壑棲遲樂不
可易尚友古人景行無射昔如巢父木處潛形埋光
乃擊許由聞言不祥由也自失洗耳滄浪幾負吾友
終身痛傷羨飲牛之樊叟耻下流之不臧苟汙我牧
寧喪于易若乃舜倦于勤敝蹤將舍爰讓支伯代造
區夏幽病方殷治之未暇既余衷之有憂又何有于

天下且子自苦于釣衡盍亦復歸于陶冶至如被裘
吳老不顧路遺投鑣瞋目彼延陵兒何居之高而視
之卑金猶土耳負薪長辭若夫干木西遊守道不仕
魏文造門踰垣而避窮巷馳聲諸侯擁篲惟炎勢之
不趨斯清節之常治昔者莊周垂釣楚聘方齎神龜
興感謀之于妻與其中笥于宗廟孰若掉尾于塗泥
指濮水而可卜子行矣其毋稽及夫子陵澤中竿裘
用晦投札君房狂奴故態鬪足猶癡求益買菜犯帝
座以客星終歸耕而無悔至于淵明歸去松菊幸存
攜幼入室有酒盈尊覺昨非而今是豈五斗之能援

或有高卧東山條桑在樹沈飲竹溪畫牛自諭咸甘心于寂寥澤文章于玄霧仰鴻飛之冥冥哂弋人其何慕若乃入紫闥拖朱紳乞哀求寵改操稱臣驕藩間而厭足泣妻妾于齊人已焉哉時與我而相違慨義命之多厄苟浩然之不尉雖困屈其何惜覽皇祖之僊踪媿繩武之攸斁護痼疾于烟霞樂膏肓于泉石與造物而同遊完軀名于過客

招靈均辭

有敘

田子閒居誦離騷而有遺菊醕者因感湘纍之義廼酌而招之盖雖時異世殊而竟固無

所不之也擊甕音自和三致其辭云

若有人兮芳菲菲芙蓉裳兮芰荷衣望夫君兮來歸
歌遠遊兮歔歔

秋有菊兮落英夕餐之兮悼先露滋以酒兮旨且清
穆將愉兮湘之靈衆人皆醉兮而恐獨醒鋪糟音歠音
兮聊鄉音風而抒情

蒼溪寒兮木葉下音風瀟瀟兮愁予靈之來兮雲中
捐予玦兮南浦今匪乍兮庶毋怒尚逍遙兮容與